

江湖脸谱

贾先生

胡铭

望着眼前犹如宫殿般的房屋,贾先生很激动,也很紧张。他定定心神,整整衣角,紧紧领带。

走南闯北几十年,什么人没遇到过,什么场合没有见过——贾先生在心里安慰自己,又对自己说,今天情况特殊,还是谨慎为妙。此行,是参加全国书法艺术作品审核,如能通过,不光声名大振,就连作品润格也要翻上几番,贾先生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

贾先生轻轻推开厚厚的大门。大厅富丽堂皇,四根立柱巍然挺拔。正对面的巨幅山水画蔚为壮观,山在舞动,水在流淌,上方的匾额金光耀眼,贾先生隐约只看清“艺术协会”四个字,就赶紧收回了目光。

一双眼睛朝贾先生扑过来,贾先生看过去,此人年龄与自己相差无几,但满头的白头,有着难以描述的气场,想必他就是协会主席了。贾先生站得不是很稳,他掂了掂手中的包,尽管幅度很小。

“你就是贾先生?”主席态度谦和,目光从对方鼓鼓的包上转移到他表情复杂的脸上。说话的同时,手指轻点着桌面,可就是这随意的几下点击,仿佛是捶在贾先生的胸口上,贾先生连忙点头。

“你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多少年了?师从于谁?”

“八岁开始练习,五十多年笔耕不辍。主要是自学,我相信只要有恒心,就会成功。”

“没有名师指点?”主席问,“你与古人对话吗?”

什么意思?贾先生心里嘀咕,立刻明白过来。“对过话,对过话。学习中遇到瓶颈的时候,就在古人碑帖里寻找答案,这是没有言语的内心交流。”

微笑回归到主席的脸上。他又瞅了一眼那只包,贾先生的目光也随之落在那儿,并会心一笑。

“听说你精研四体,分别习过哪些碑帖?”

“楷书练过颜、欧、柳字等,草书主要习二王,其他的也有所涉猎,隶书学过张迁、礼器等汉碑,篆书从毛公鼎、石鼓文而来。”贾先生回答干脆,连眉毛都舒展开来了,站得也比刚才直了。

主席端起茶杯,轻轻用嘴吹了吹杯中的茶叶,叶子交错浮沉,一副优雅淡然的样子。“说说你的艺术成就。”主席说。

贾先生麻利地从包内掏出几十本证书,这是国际艺术协会执行理事,那是某全球协会副主席,国内的头衔他一口气报了十几个,像背书一般,至于获奖嘛,金奖、银奖,也有十多个。贾先生把证书摊放在主席面前的桌子上,有些兴奋。

主席盯着他的嘴,看它有节奏地一张一阖。“你的作品是什么润格?”

“一平尺八千元,百度可查。”贾先生扬起了嘴角,连鼻孔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。他说的倒是千真万确,网上标的就这个价,多少年不变。

“艺术的价值如何衡量?这是我们的课题。我倡导一种理性的宣传,不是刻意而离谱的吹捧。”主席加重了语气。

贾先生弓着腰,面部肌肉微微抽动。

“如何看待当今书坛现象?”刚说出口,主席就来了个急转弯,“算了,这个问题还是留作以后思考吧。接下来,你现场创作一幅作品。”主席指了一下桌面,贾先生这才有机会真切地瞄清了整个书桌。

一个特大的书案,文房四宝齐全,笔筒里大小不一的毛笔不下二三十支,煞是精致,还有几支笔悬挂在笔架上,格外豪气。贾先生放下包,走上前,伸出手,撸起袖,划出好几道弧线,终于钳住了一支。笔,好像有点重。

笔尖慢慢钻入浓稠的墨汁中,像是一次潜水,迟迟不得出浴。还好,贾先生拎出已蘸了十几下的毛笔。

起笔、落笔、转折、停顿、提按,一系列动作摄入主席的眼中。很快,一幅草书作品完成。贾先生舒了一口气,感到少有的轻松。

四目对视。主席看到的是喜悦的脸庞,贾先生见到的却是严肃的神情。

主席紧锁眉宇,“笔法、墨法、章法在哪儿?”

“有,都有呢。”低沉的声音从贾先生的喉管里挤出。

主席站了起来。“唉!曾几何时,高雅的书坛竟成了江湖,悲哀!”

贾先生懵了,半分钟后才回过神。一抬头,却不见了主席。

史海一瞥

“潘逍遥”与潜山

潜阳子

2016年9月,G20峰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时,随着那句“弄潮儿向涛头立,手把红旗旗不湿”的宋词成为会议流行语,潘阆的这首《酒泉子·长忆观潮》“长忆观潮,满郭人争江上望。来疑沧海尽成空,万面鼓声中。弄潮儿向涛头立,手把红旗旗不湿。别来几向梦中看,梦觉尚心寒”一时在杭州争相传颂开来,几乎家喻户晓。

潘阆(?-1010年),字梦空,号称逍遥子,世人多以“潘逍遥”称之。北宋大名(今属河北)人。一说广陵(今扬州)人。宋初著名的隐士、文人。其性格疏狂,曾两次坐事亡命。宋真宗赵恒释其罪,先任滁州参军,后转任泗州参军,卒于任。有诗名,风格类似于孟郊、贾岛,亦工词,不过多已散佚,今仅存《酒泉子》十首。

潘逍遥性格疏狂放荡,一生传奇,常有惊人之举。比如,有一次他自华山东来,前往汴京,故意倒骑在毛驴背上,路人见了奇怪,问他:“先生何为倒骑毛驴?”他说:“我爱看华山,其实不喜入京也。”还作诗云:“昂头吟望倒骑驴。”——“潘阆倒骑驴”因此在当时成为美谈。

他两次“坐事亡命”,一次是早年在汴京(今河南开封),他在讲堂巷开了间药铺,与一帮文人雅士多有交流。太平兴国七年(982年),丞相卢多逊图谋不轨,欲推翻宋太宗赵灵皇帝,另立秦王赵廷美。后卢多逊和秦王事败,潘逍遥受株连而遭到了朝廷的追捕。潘逍遥假扮僧人出逃,跑到今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深山之中躲藏。后一路辗转,来到杭州、会稽一带,靠卖药为生。其间结识道士冯德之,在畅游杭州西子湖、天柱山时,他曾对冯德之说:“此处风景如画,与我这疯癫逍遥之人倒是般配。以后倘若我死于外地,烦请将我的尸骨取回,葬于这青山之麓”。

但到了至道元年(995年),因宦官王继恩推荐,宋太宗召见潘逍遥。得到皇帝召见,潘逍遥也表达了悔过自新之意。太宗于是赐他以进士及第,授国子四门助教。可一出门,潘逍遥便旧病复发,又狂妄起来。其过于狂妄之举传至太宗耳中,太宗大怒,下旨将其任职的诏书追还。

在太宗驾崩前,潘逍遥又与王继恩、参知政事李昌龄、枢密赵镒、知制造胡旦等人密谋,准备阻止赵恒继位,另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为帝。事情败露。宋真宗赵恒即位,改年号咸平,便将王继恩等人尽行诛窜。潘逍遥再次落荒而逃,逃往舒州(今潜山一带)的潜山寺,又假扮起和尚来。咸平二年(999年),潘逍遥看风声不大,悄悄潜回汴京,不料被发现收系入狱。真宗过问逮捕之事,亲自旁观审讯。潘逍遥又发悔改之誓,真宗开恩,将

其宽释,还任其为滁州(今属安徽)参军。

潘逍遥接受参军之虚职,遍游大江南北,放怀湖山,与寇准、钱易、王禹偁、林逋、许洞等交游唱和,著有《逍遥词》一书。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,又转任泗州参军。他与泗州、盱眙的一帮文朋诗友便相约盱眙,游于南山,在杏花岩、百花岩观花看景,在瑞岩观、普济院焚香祷告,在会景亭、玻璃泉吟诗作对。见瑞岩一侧有山坡平地,地势开阔,后倚青山,前观淮水,恰是一块风水之地。便问:“此为何地?”答曰:“此乃白虎坡也。”潘逍遥又疯癫狂妄,曰:“吾亦猛虎也,他日若故去,当葬此地!”

谁知这句话弄假成真。两年后,即大中祥符三年(1010年),他便卒于泗州参军任上。文朋诗友们根据他此言,便将他葬于南山白虎坡,筑墓立碑,以遂其愿。

潘逍遥故去的消息后来传到杭州,道士冯德之听到,悲痛万分,大哭一场。突然想起当年的约定,决定前往盱眙,迁其遗骨葬于杭州,并请直集贤院的钱易为其撰墓志铭,铭云:“逍遥尝与道士冯德之居钱塘,约归骨于天柱山。大中祥符三年为泗州参军,卒于官舍。德之遂囊其骨归吴中,葬于洞霄宫之右。”

这样就有了一南一北两座“潘逍遥墓”。南在杭州,葬尸骨;北在盱眙,衣冠冢。潘阆的出生年月没有准确记载,其逝世之年也有1009年、1010年两种说法。据王兆鹏先生《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》一文考证,其生年为962年,卒年为1010年,享年49岁。但从潘逍遥自己的诗作“不耻老无成”“发任茎茎白”诗句看,其卒年应不止49岁,倒是59岁或者更大一些。

《潜山县志》以“寓贤”为名收录了他的词条,说他:“避地舒州潜山寺中为行者。题诗钟楼云:‘绕寺千千万万峰,忘第二句。顽童趁暖贪春睡,忘却登楼打晓钟。’”后人常以“潘逍遥之流”言此类逃逸者。潜山当地学者徐平先生著《皖潜通考》说到他,称他“工诗,有唐人风格。曾题山谷寺《僧院》云:‘夜凉知有雨,院静若无僧。’苏轼曾见之,但不知谁作,今《潘逍遥集》中有此联。”



暮归 李海波 摄

